

书林漫步

为什么是墨脱

小朱飞鸟



阅画壹记

小小歌唱家

张健莹

在汉画中,对人物的描绘往往都是侧面的,线条极为简练,表现极为丰富,像对弈的人,斗鸡的人,骑马射箭狩猎的人,一个侧面,能表现出人物的表情、神态、动态,甚至表现出情节来。侧面表现人物成了汉画的重要手段。后来乃至现代,皮影戏中还沿用这种手法,看看皮影的那些人,一律的侧面形象,像看到了汉画一样。

汉俑就不同了,必须正面表现,汉俑从站立的俑到分开手脚的俑,再到有动作的俑,加上衣物加上手中的兵器、工具,汉俑就逐渐丰富逐渐生动起来。特别是侏儒俑出现,面部夸张、大腹便便的形象便独领风骚了。

汉动物俑也像人物俑一样,大多是正面捏塑,整体的形象得到直接的表现。像汉代卧狗、孵蛋的母鸡、打鸣的公鸡,羊和马,虽然对于头部有更详尽的刻画,摆放起来还是多用侧面,好像这样才能看清动物的整体,头是头,身是身,尾是尾的。

这只陶鸡则不同,一定要正面摆放才有意思。这只鸡,头昂着,胸挺着,嘴张着,双翅张开,站钉子步,多像一个歌唱家。它唱着什么?汉代的又是民间的鸡自然要唱汉乐府了,看它这种情绪,说不定是在唱《上邪》,上邪,我欲与君相知,长命无绝衰……显然是表达爱情的歌,一连举出山川崩塌天地毁灭来发誓与爱人永不分开,火一样的热情奔涌起来,把爱情演绎得如火如荼淋漓尽致。

这是只小小的陶鸡,不足8厘米高,就称它小小歌唱家吧。

掌故

学习

阎泽川

“学”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,西周金文便写作学,上半部像两手摆弄算筹,下半部像房子,房子里面是童子。《礼记·内则》说:“六年教之数与方名”,就是说,儿童到了六岁,便开始教他计算和方位名称。这与学的字形十分吻合。

“习”字商代甲骨文作学,上半部的羽表示鸟的两只翅膀,下半部表示日光。鸟在日光中飞翔,两只翅膀不断反复地扇动,所以,“习”又引申为“重复”。《说文》“习,数飞也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春秋末年,圣人孔子说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!”反映了“学”和“习”结合的趋势。“学”和“习”正式合为一个固定词组,则是战国时代的事,最初见于《礼记·月令》的“鹰乃学习”。

两个人望着夜空,各自想着心事。谢湘安觉得脖子发酸了,才把目光从天上收下来。他看见喜子也没有看星星了,她正望着眼前的河水。

夜色凉凉地照下来,她的脸色白得像冰,又映着若有若无的微红。

这微红是从河那边吊脚楼的灯笼里飘来的。那些灯笼似乎并不照人,而是散出阵阵迷雾,浮游在夜气里。

喜子微微叹息一声,回过神来望望谢湘安,心想:这地方应该是谢湘安同熊芸来的。

谢湘安给自己倒了酒,说:“朱馆长,我自酌自饮,你的酒没动呢!”

喜子笑笑,说:“你刚才抬头望天的时候,我偷偷喝掉两杯了。”

谢湘安望望酒瓶,相信了,说:“朱馆长原来是能喝酒的!来,干一杯吧。”

干了杯,喜子说:“我不会喝酒,今天破例了。”

喜子慢慢喝着酒,听酒吧里的人唱着一首陌生的歌。喜子对

流行歌曲很熟悉,儿子亦亦是个音乐发烧友,他在家时经常把音响开得老大,吵得上上下的邻居来拍门。好在后来流行了随身听,亦亦便耳机不离身,走到哪里都是摇头晃脑的。

她看不惯儿子这个样子,但说了也是白说。亦亦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的。有一天,孙离朝亦亦赤发火,儿子冲着他喊道:“老孙头,你凭什么教训我?你去学校问问我的成绩!我才不会考你的麻省理工学院呢!”

孙离被呛得面红耳赤,扬起的巴掌打不下去。

“湘安,你听过这首歌吗?舒缓,忧伤,就好像一团火。”喜子的神色怔怔的。

谢湘安听了听,说:“我真不熟悉呢。”

这时,侍者过来倒茶,喜子问:“唱歌的是客人,还是你们的手?”

侍者说:“我们酒吧的老板,歌是他自己写的,词和曲子都是他自己的。客人不唱的时候,他就自己唱。”

喜子又问:“你们老板?他

是音乐人吗?”

侍者笑笑,用很浓重的湘西土话说:“他是个卵音乐人!他只读过几年小学,一直在外面打流,这几年才回来开酒吧。”

喜子听了,不由得回过头,透过窗格子,望望里面唱歌的人。一个瘦瘦小小的男人,二十几岁年纪,理着短短的平头。他闭着眼睛弹吉他,身子一摇一摆地唱歌。又望望酒吧里坐着的人,也都闭着眼睛听歌,酒杯在手里慢慢地晃。

喜子回头望着谢湘安,轻轻地说:“湘西这鬼地方,尽是这些古怪人。你说沈从文先生,他才读过几年书?你明天去熊希龄故居看看,他也是小小的个子!”

谢湘安喝了一杯酒,嘿嘿地笑,说:“难怪我说自己蠢呢,原来是个子长得太高了!”

“你别骄傲行不?你的学问谁不知道呀?”喜子拍拍身边的位置,“坐这边来吧!看你又要抬头看天,又要回头看河,很忙的样子。”

“我喜欢面对面看你呢!”谢湘安说着调皮话,人却坐到喜子

中,至今仍有一个既不通公路也不通邮的地方。这里的门巴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,人力背夫是这里主要的运输方式,石锅和乌木筷是运出大山的唯一商品。这里是藏东南最为偏远的边境县,毗邻印度,被称为“高原孤岛”,但丰富的自然资源却足以养活西藏一半以上的人口。

为什么是墨脱?“墨脱”一词在藏文中是花的意思,意为“隐秘的莲花”。在佛教的观念里,莲花是吉祥的象征。据传九世纪时莲花生大师到了墨脱,发现此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,有圣地之象,遂在此修行弘法,并取名“白玛岗”。经典藏经《甘珠尔》记载称“佛之净土白玛岗,圣地之中最殊胜”。

作为风光猎奇和秘境探险,墨脱具有天然的优势。通往墨脱的路不仅仅是一次自由旅行或生存挑战,在更多人眼里它还是一场信仰的苦修。但这些还不够,不足以吸引我不远万里前往寻访。直到我看到《莲花》,在苏内河去世已将近年的时候,纪善生历尽艰险,跋山涉水进入墨脱去看望她。小说是虚构的,但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困惑与忧伤。

时至今日,上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将成为往事。2009年,波墨公路重新开工,试图在嘎隆拉雪山钻一条隧道。修建途中多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,延误工期。5年过去了,最新的消息是嘎隆拉雪山隧道已贯通,不再受季节影响,基本实现全年不定时通车。进入墨脱不再是一件艰难的壮举,就像去珠峰大本营和阿里一般,虽然艰苦,但并不难到达。徒步墨脱将渐

渐沦为一张古老的黑白照片。但所有走过墨脱的人都知道,真正的墨脱不在县城,全在那几天的徒步路上。我们要寻找和追求的,也都在去往墨脱的路上。

2007年至今,我走过许多与世隔绝的徒步路线,登顶过6千米级的雪山,也曾走出国门徒步。可每当回顾自己的旅行经历,墨脱总是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。她不是最美的所在,也并非最难的路线;她难以亲近,不易到达,却又从不拒人千里之外。驴友独闯墨脱屡有所闻,但每年总能听闻有人在墨脱路上死去。她任性率真,喜怒不定。

今年4月份,我为了攀登7206米的宁金抗沙峰,时隔6年再次进藏。不想严重高原反应,未到C1营地便不得不提前下撤。我告别队友,独自下山,背着沉重的登山大包,行走在江孜和浪卡子之间的公路上。身周崇山峻岭,大雪纷飞,全无人烟,茫茫天地之间只有我一个人。回到拉萨静养,阳光凛冽,窗台上的花开得正艳。北京中路依旧杂乱无章,车辆乱停乱放,三轮车、面容黝黑的藏民和穿着鲜艳的游客自由散漫地穿行在街道上。我一个人坐在书吧的木椅子上,沉浸在慵懒的音乐中,三轮车刺耳的铃铛声时常惊醒我。6年过去了,拉萨似乎一点都没变。拉萨不变,墨脱呢?

“心里总有个梦想,像英雄一样走过这个世界。”回忆墨脱的时候,听到的刚好是许巍的歌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,歌词也恰到好处。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安排的周末,最适合待在家里,好好整理那些远去的青春。泡一杯酥油茶,点一支藏香,慢慢回到墨脱。



青海牛心山风光 王国强 摄影

郑州地理

超化镇九里山庄记

钱国安

洪荒之初,天翻地覆,天赐旺地,新密九里山也。至栗林,东行二三里,莲花峰、莲花池、太子岩错落排列。此九里山之胜景也。然九里山胜景之胜,何也?九里山庄也。

予观夫,九里山庄之景在于九里山之巅也。进山庄之门约百米,左侧鸡鸣之声贯耳,右侧野猪之趣入目,又有矫健雄鹰凌空。过凉亭,转山凹,至西岭,拾级而上数百级台阶者,即称半山之亭也。仰望山巅,立壁千仞,石垒阵阵。不畏艰险者,攀至山顶小庙,放眼远望,东则大隗晴岚,岚后挺立;西则崆峒比邻,白沙相依;南则重峦叠嶂,大鸡透迤;北则绥清两岸,尽收眼底,看千沟万壑,农田片片,村庄点点,一望无际,又有老潭窝、龙潭、九龙庙波光粼粼,水平如镜,如珍珠般明净也。

九里山庄之景,又在四季之景美哉。春来则芳草青青,新绿满山。夏至则青山环抱,郁郁葱葱。秋到又碧空如洗,层林尽染。尤其冬日者,虽万物幽然,然霜雪皆白,炊烟袅袅,更显温馨也。早晚之景更比四季之景不同。日出之时,霞光流彩,薄雾迷迷,百鸟争鸣,宛如神仙之景。月上梢头,远山巍峨,若隐若现,倦鸟归巢,

聆听林涛阵阵。若平日,则满眼青翠,鸟语花香,使人神清气爽,心旷神怡,实则天然氧吧也。

然则,何事可乐胜于胜景也?在于乡邻友朋来访,观景、踏青、休闲、避暑也。观景踏青,春夏秋冬四时之景不同,然山野之趣昂然。休闲避暑则清风明月,暑热尽退,闲庭信步,悠然自得。住则懒于床榻,不知日升几竿,物我皆忘。吃则山野小菜,五谷杂粮,山鸡野猪,细嚼慢咽,唇齿留香。饮则海吃海喝,把杯问盏,声高声低,醉而不知东西南北也。友朋之乐,莫过于此呼?更有美事者,无论乡邻友朋,酒足饭饱,游玩之余,采野蔬,逮土鸡,捉田龟,载猪羊,满载而归,流连忘返,心情舒畅,兴高采烈,心花怒放也。呜呼!可乐之事果胜于胜景也。

此胜景,何也?党的政策好也。山庄投资数百万,扎围栏,修步道,建凉亭,栽花草,养鸡鸭,喂牲畜,融入山野之美,渐成九里山庄之景,招友朋乡贤与此,休闲娱乐,修身养性,陶冶情操,倡树乡风文明是也。

此利乡利民利友朋之事,好也。作文以记之。

连载



身边来了。

沱江里有放河灯的,一条暗红的火龙游在水面上。

喜子问:“湘安,你知道放河灯是什么意思吗?”

谢湘安摇摇头,说:“我还真不知道。我是在工厂里长大的,那里面没有民俗。”

喜子忍不住笑,说:“游客无

知,听人糊弄放河灯。河灯是乡下人祭亡灵才放的,平白无故放什么河灯?没事放河灯,想着都不吉利。”

谢湘安又是嘿嘿地笑,说:“我又要讲你不通达了。中国人过圣诞节、情人节、万圣节,不就是这样?不过是年轻人多找些借口开心罢了,非得追究宗教背景、文化背景,那还过得了日子?”

谢湘安端起酒杯,说:“来,喝酒吧,别总说老不老的。”

喜子眉头微微一皱,说:“我可能喝多了,晕乎乎的。”

谢湘安说:“那你就尽杯里的吧,余下的都是我的了。”

谢湘安酒喝得越来越慢,酒杯却时刻端在手上。他东一句西一句说话,喜子只是安静地听着。她突然想起苏离的一位画家朋友,名叫高宇,也是湘西人。高宇年轻时到北京去漂,就像当年沈从文似的,颇有几分窘迫。一日,高宇右手无名指被饭筯的竹签刺伤,发炎红肿,奇痛难忍。夜

里却梦见自己无名指尖开出一朵灿烂的花,美艳无比。醒来,高宇想这梦应是吉兆,自己的手能巧夺天工。他便自刻一枚印章:梦指生花。果然没几年,高宇就在北京画坛有了大名气。可惜中国成语的原创时代早就终结了,不然若干年后,说不定梦指生花也会成为成语,就跟梦笔生花似的。

露台下仍是游人来来往往,酒吧里的客人走了旧的来了新的,没有停歇的样子。半空中飘着孔明灯,忽忽悠悠地飞升。喜子又望望沱江里的河灯,不由得叹息一声。

她的叹息声很轻,谢湘安却听见了,问:“没事吧,谢?”

喜子:“没事,没事呢!”

她看着孔明灯和河灯,内心其实是伤感了。孔明灯和河灯,闪着微弱的光芒,都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去。这两样东西,似乎都在暗寓着消逝。眼前满城的灯火,终究会慢慢暗去。

谢湘安说:“你可能是累了,我们走吧。”

走出酒吧,谢湘安无意间碰着了喜子的手,没事儿似的抓

新书架

《国学会心录》

张妍

本书是杨义先生近二十年来关于国学和文化的短文、答问和讲演。

“大国学术风范”为首辑,是全书的头脑,讲的是一个现代大国如何把握国学的方向、流程,及胸襟、魄力。“游弋于海”一辑居其次,对中国国学的源头水域进行巡阅,这是深入国学研究的根本,由汉到清,绵延不绝,所辑包括汉、唐、宋、清,可窥豹一斑。再到“现代国学”这属于丹田之气的一辑,已是气脉打通,因而再来“精神谱系学”一辑,就进入文化血脉源流的考究了。“治学路径”一辑殿后,自省是如何进入国学天地的,其中尤为强调“眼学、耳学、手学、脚学、心学”五学并用,探讨了国学与自我的个性化问题。

这二十年是作者的学术大跨度转移的时期,在古今贯通,探究叙事学、诗学的基础上,兼及少数民族文学,并落脚于诸子学。因此作者涉及的国学,是投入现代创新意识的,是“中学”,却又是“新学”。

绿城杂俎

变质的俗语(1)

刘锴

在中国民间,有很多俗语在使用过程,被传得失了原来的“面目”,久之,其语义发生了“逆转”,原意反倒无人知晓了。

“无毒不丈夫”。原语为“量小非君子,无度不丈夫”。“度”指度量、气度,意为没有宽容度量的人算不上堂堂君子。不过,传来传去竟然传成了“无毒不丈夫”这就与原义大相径庭了。

“三个臭皮匠,顶过诸葛亮”。原语为“三个臭裨将,顶个诸葛亮”。“裨将”指古代军中的副将,意为三个副将的智慧合在一起,也能赶上一个诸葛亮。传成“臭皮匠”之后,就有点匪夷所思了:做皮子的匠人与诸葛亮有何关联?百十个皮匠也未必能赶上一个诸葛亮。实际上,“皮匠”乃“裨将”的谐音。

“狗屁不通”。这也是一个以讹传讹的先例,原词为“狗皮不通”。狗皮没有汗腺,所以天热时,狗只能通过伸长舌头来散热。传成“狗屁不通”,就无法解释了:屁,也有通与不通吗?

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”。此俗语应发端于南方地区,当地把鞋子称为“孩子”,所以此语原义为“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”。如果真拿孩子去做诱饵引狼上钩,那绝对是一桩蠢到家的赔本买卖!

“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。”古礼认为女子出嫁后,不论丈夫性格如何,都要顺从,恪守妇道。其原语为“嫁乞随乞,嫁叟随叟”——嫁个乞丐就跟乞丐,嫁个老头就和老头生活,与鸡狗毫无关系。

“王八蛋”。这是一句骂人的话,其原语为“忘八端”。“八端”指的是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。古代的“八端”指的是做人准则和根本,告诫人们不要忘了“八端”,结果现在却被传成了“王八蛋”——乌龟蛋。与原义相去甚远了。

“不见棺材不落泪”。原语为“不见亲棺不落泪”,意为见到亲人的棺材就落泪。如果见到棺材就落泪,就让人莫名其妙了。

着,说:“你的手好凉啊。冷吗?”

喜子索性挽着他的臂膀,说:“不冷。你的手热热的,到底是年轻人。”

谢湘安把喜子的手夹得紧紧的,说:“又说话了!你別老是说年轻人人老老人,你別年轻!”

走到一棵大树下,谢湘安停下脚步,立在喜子的面前,双手轻轻搭在她的肩上。喜子闭着眼睛,脸微微仰起来。谢湘安的手忍不住抖了一下,紧紧地抱着喜子亲吻。

谢湘安吻得气喘,说:“我想马上回力气去!”

喜子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她糊里糊涂地想,不能,怎么能这样?我是发疯了吗?她想喊谢湘安放开她,可她整个身子却像被吸附在谢湘安身上。

“我们往回走吧。”谢湘安轻轻地说。

喜子停下来,踮起脚尖附在他耳边说:“我们是在往回走,兜了一个圈子,马上就上了。”